

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為慰尤深但所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熹又覆

答呂伯恭

昨專人及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萬福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

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

今看得似不可無

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

一作第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

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

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字
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爲名，
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
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汪丈
處借呂和叔集檢看，有西銘解否，有望錄示也。此
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及前書所
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未盡望續附來爲幸。更
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
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宣。熹頓首再拜。八月十
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謬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溫，異常伏惟尊候萬
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諄
複，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初辭甫上，便有前却，此
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
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妄之疾，要是自處
有不至耳。得韓丈書，其以老兄爲念，然諸公不先
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
以信其讒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

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爲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板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垂諭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來誨諭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別馳報也擴之不曾相見擇之欲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桂林近得書區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閱習已成次第不

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一
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遊也
摩挲舊題俯仰陳迹而叔京遂爲古人重以傷歎
耳塾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
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
示好惡而痛加搏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
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然願言爲道自重
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尚可改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
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爲埋銘方草定如
此亦以求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
也元善遭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
法不許目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祠或尋醫
勸其不若尋醫蓋渠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
然亦太輕率矣渠前日寫得亂道詩數篇去囑其
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似子約云已寫得切告掩藏
勿令四出爲幸

答呂伯恭

其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

富沙見韓文略聞近況爲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
尊候萬福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
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
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即欲犇往哭之又不
敢輒至近旬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
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
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塾獲依師席
甚幸凡百望痛加鞭勒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宣
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即
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
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
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却自常
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
諭欲爲野次之歛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
處跼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趨常山道
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源間官道之
旁即未爲穩便蓋去歲鵝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

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即告喻以定處為幸亟遣此人草草修報它惟為道自重不宜熹頓首再拜上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呂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即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正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為婺源之行未及而韓丈召還道出邑中寄聲晉叔必欲相見不免又出山一巡疲曳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而未敢前未知所

以爲決旦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昌寄示所作
奠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槩讀之令人隕涕也何兄
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
更定尚多忽忽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子澄
已對未所欲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抵今日發口
欲其盡已而不失時義之中此爲難耳尊嫂葬事
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
然亦願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
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
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
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
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
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
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
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
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
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
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

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
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
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
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為高深微
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神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
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
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觀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
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
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凡此之類不一亦欲
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
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
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
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
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
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
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闢熱經
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
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
兄之喪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浙擴之已去今
想到彼父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子
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塾蒙收教舉家知感
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

惟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欵誨論開警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乍晴漸熱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芻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悞已改正送叔度處橫渠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爲佳此本既往無以應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補足見寄只寫所補段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虜使到闕事想已得之此人回幸批示前日過拜石

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便拜狀草草正遠惟
道自重為禱

答呂伯恭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良深信後踰月秋霖為冷
不審尊候復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熹前
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幸粗遣日無足
言者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為詭激而
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
其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甚詳蓋一
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
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之晚也然中
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
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
韓丈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
不當廣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
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為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蓋
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
有所激以為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
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
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

必不決語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辨
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
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
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
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
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
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
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
望批報也偶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
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
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昭
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
試煩商訂恐亦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
道自重為禱

23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
四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前日專人拜狀想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
喜而區區私請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若早知
出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老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
竊計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就途矣所願慨然以身
任道無所回隱因上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
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固憂鄭自明之舉莫之或
繼其爲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
爲少寬畎畝之憂矣喜亦未知差勅在甚處想諸
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告爲早取附便也大兒方
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取之又以懇求
度催畢親事更俟其郵若只此歲裏則未能便喚
歸也然老婦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爲憂得并爲
一言速之千萬幸甚因黃尉行附此草草自此不
欲數以名姓入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月半間遣人拜書及建陽附黃尉二書想已達
不審從人竟用何日入都比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任道濟時此中外所深望於明哲而區區七所不能忘者計所處素定以時發之當不待它人之贊也熹祠請已遂尚未知敕命所在不知諸公發在甚處也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揚元禮教授經由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未行亦望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昨所寓李主管書今日方到恐閑知之未即承教惟千萬爲道自愛

眷集伏惟均福承惠筆墨霜柿感領厚意便遽未有以爲報也有委勿外熹拜問

答呂伯恭

昨附建陽黃尉兩書不審已達未得子約書聞已供職矣甚善甚善又得向來便中所惠書尤以慰幸比日冬寒伏惟尊候萬福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爲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也一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有不得不關心首衰懶詎復堪此柰何柰何又聞叔度之病亦復不尋常深以懸念不知竟如何此公清介在朋友中最爲可畏者且願其早平復也老兄到館下已旬月諸況如何近年一種議論務究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

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已此所以屢進而卒不效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當默之勿以語人也前附黃尉書或未到亦宜索之其間亦有一二語非它人所欲聞者不可浮湛也自此拜狀不能及此等矣熹祠命已下偶值喪禍未及拜受上恩如此何以爲報正惟修身守道以求無負獎寵之意而已因便拜狀冗不暇它及千萬爲德業自愛爲禱

答呂伯恭

私家不幸室人隕喪悲悼酸楚不能自堪黃仲本來伏承惠書慰問哀感之深并辱歸賻尤以愧荷即日春寒伏惟尊候萬福史篇計已奏御勾考計良勞然得是非黑白不至貿亂足以傳信久遠亦非細事也熹自遭禍故益覺衰憊內外瑣細自此便有不得不關心者加以目下一番賓客書問之冗至今未定形神俱耗不復能堪矣偶婺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兄來爲求書請見因得附此致滕生未相見聞資質頗佳亦知向學得與其進

幸未有承教之期臨風傾仰惟千萬爲道自重愿
此遠誠

答呂伯恭

昨黃仲本至并領兩書弔問甚勤且辱賻尋以
數字附婺源滕生致謝不知今已達否即日春和
伏惟尊候萬福熹杜門忽忽意緒殊不佳雨多卜
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
若可用即就近卜日也今日得叔度書知已向安
甚慰近思已寄來尚有悞字已校定寫寄之矣汝
昭聞已復官諸公必有以處之但不知後來竟自
陳否耳微錄當已進呈自此或少事矣小魏過門
附此問訊它不敢及惟千萬爲道自愛亟推所有
以正君及物爲幸不勝吾黨拳拳之望

答呂伯恭

前日魏應仲行拜狀想達比日春暖伏惟尊候萬
福熹所欲言者已見前書適記一事嚴州遺書本
子初校未精而欽夫去郡今潘叔玠在彼可以改
正并刻外書以補其遺前附叔玠書因忘及此今
此便遽又未暇作渠書告因便爲達此意并求一
印本便中示及容爲校定送彼蓋此中已無其本

也切幸留意友人王欽之主簿赴調過此因得問訊欽之有意於學而病悠悠因見有以警之爲正遠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承經由亦道存問之意爲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顧此亦未足以甚慰所望云爾比日劇暑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諭差彊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瞑眩之藥婁進未効其他小小温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畎畝私憂輒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間書云其子病繼聞音耗殊惡果爾殊可念也棟仲到必已久子重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間判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爲

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
大義例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
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文海條例甚
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
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
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
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
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
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
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
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
却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
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
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
何曾丞說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
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
從容面論耳子約昨聞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塾等
拜起居正遠千萬爲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

前日便中伏辱近告感慰亡量信後秋清伏惟尊

候萬福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偶浦城林叔文見訪亦累日云嘗從徐誠叟學頗能道其緒言今欲至湘中謁知舊以葬其親意亦可憐或恐有求館客者其人老成篤實得垂記念幸甚臨行草草附此未暇它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

前日所稟密菴事想蒙垂念近以久不得報淨昇者益無禮至於聞官已令回申云熹遣人賫書往門下審其虛實矣切望早白知府令叔早發一信相報或別遣一僧來追收靜昇文帖爲佳不然此事無收殺必壞此菴可惜也千萬至懇至懇子重所遷何官未及上狀因見煩致區區

答呂伯恭

近因劉家使人一再上狀想達人日遞中忽被報聞之命丞相又以私書鑄喻懇切勢不容復辭已即拜受但敕劄尚留府中旦夕當請以歸也朝廷厚意如此豈敢不承但衰懶決不堪仕官其勢須專人致書謝丞相而復申宮廟之請耳初謂夤緣可得一對使君相親見其衰悴不堪之狀或可

免今既有任滿奏事指揮則正自不如所料只得
罄竭懇請庶免踈脫耳遞中具此幸預爲一言庶
得旦夕遣人到日便得遂請勿使至再不唯陰莒
孤蹤不使至於狼狽亦使斗升微祿不至斷絕實
爲幸甚適獲忝覽冊府賡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
之於高明耳歎仰歎仰比日初冬寒氣未應伏惟
尊候萬福更幾以時深爲吾道自重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月末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
劇進長著廷行膺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熹所
請不遂諸公意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
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益衰前日欲略入城將就
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
戶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宦今亦無
可柰何且一面呼迂兵爲輿病獨往之計萬一臨
行不堪勉強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
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
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
至以熹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
殘之身以偷安自逸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

祈請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況今又甚於前日邪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

月初遞中辱書并省劄良感眷念比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祠請不遂欲俟迓兵到即行今忽以此故累及他人心中不自安不免復伸前請納去劄子三通其中但是說病不可支更上煩一爲宛轉不欲作諸公書又非倉卒所能辦兼亦不敢家居俟命已一面前走饒信間俟指揮若得回降告只發來鈔山弋陽以來尋問也非欲故違丁寧之誨顧以私心實不自安亦以鹽司前日之舉似太輕率恐致人言故不免復爲此請切幸見亮早爲料理使得免於後日之患則所望也熹今雖行亦未敢越番陽而西且宿留安仁餘干界中俟命耳更有少懇劉樞之葬此間無曉飾棺制度者府中有狀申部得戒吏屬分明圖畫寫注行下爲幸熹暫到城中留此付其所遣人連日人事紛冗已不能支不復它及

答呂伯恭

昨在城中附府司持申部狀人一書不知達未比
日霜寒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兩日南康已略遣
得數人來而今日復被堂帖趣行勢不敢久居家
但開正須略到近處墳墓省視及欲略走邵武問
黃丈之疾歸來方得就道計在燈夕前後矣昨所
懇三劄不知已投否幸早爲宛轉得及行之未遠
而被命以還爲幸不然亦須早得一報蓋在道不
容久宿留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劉家葬禮得早
爲指揮圖畫注釋行下爲幸或假未開亦告督趣
行下蓋其家葬已有期欲及時早辦也渠家昨受
過建康買棺錢今欲還納聞周內翰深以爲不可
不識何謂試煩叩之子細批報爲幸遞中拜狀不
敢它及歲晚珍重以對人來之慶吾黨甚望甚望

答呂伯恭

歲前累奉狀今想皆達但得伯崇書聞嘗苦末疾
甚駭聞聽不知賢者清修寡欲何以忽有此疾當
是耽書過甚或失飲食起居之節以致外邪客氣得
以乘虛投隙而入耳然計根本心固非久當遂平
復尚恃此以不恐耳熹昨懇請以四不知曾爲致力
否恐不曾爲料理再遣人去以機仲宛轉求之

或前日所懇已有回降指揮即語機仲更不必投也蓋病軀日來雖無它苦但一味昏耗倦怠應料隨輒遺忘坐久即思瞌睡此豈堪作吏者諸公想亦能哀之也然亦不敢居家俟命旦夕略過分水一兩程以俟得請而還幸語幾仲早為致力為幸思遣此人不暇它及惟千萬加意調養以取全安為望

答呂伯恭

數日來聞體中不安懸情不可言建卒還得子約書知已有退證甚慰以老兄平日存養之厚根本深固必無它慮今當日勝一日矣熹二十五日已離家前至鈇山即止以俟前請之報但機仲不為投下文字此甚費力向使當時即投前劄令或已免此行今若更不為投即不免遣還迂兵決為歸計矣深不欲至此但事勢使然不得已耳交歲以來十病九痛甚不堪此勞頓正使遂以罪罷不得祠祿亦所願欲因見機仲幸更為督之若必欲熹赴官亦須更得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今無故忽然撞到面前亦可笑也老懶殊甚若得遂所請尤幸此但為不得已之言耳

不及別書意不殊此引疾丐閑計已婁上若度三
兩月間未能就職不若力請爲宜也遞中草此

答呂伯恭

自發鈇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爲懷到此始得
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可知也比日清
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旣久計日覺平復矣熹去
月之晦已交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衰病
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
訟絕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
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諸邑無復稟畏極費
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勞心力更看一二日後
如何若更如此則住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
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相公靖節劉
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
并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
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它
不能盡報塾必能略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
細條畫見教爲望千萬至懇廬阜勝絕粗慰鄙懷
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
處輒念向來鵝湖之約爲之悵然今殊未有並

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繫亟往問訊庶獲教教耳
間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
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
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二久遠弊■兩日來覺氣
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
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
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
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
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
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
邦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人附此
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
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
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令人歎
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
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
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思已
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

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躡藉之流甚恨失計
去山林跋踏于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煩為說
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
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
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
郡徑走谷廉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
以少復鴈門之跡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
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
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為禱不宣

答呂伯恭

自承病訊之後雖聞已漸向安然殊不得手字今又月
餘不聞動靜懸仰不可言也比日暑溽不審起居復何
似計益輕健也喜到官四閱旬矣俯仰束縛良有不可
堪者見為料理三利害文字旦夕列上并申歸田之請
也叔度昆仲子約諸兄友皆未及上狀兒子到彼必已久
矣乞嚴賜檢束為幸顧雖無海門之禍然亦不免了翁之
憂也因便附此令郡吏轉達蓋恐已歸婺女如或未行
亦可早命駕也必以無醫藥為憂者惑也高明必深
此聊言之以助思慮之所不及云爾它惟為道珍重

答呂伯恭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
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
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
亦無它也喜失計此來百事敗以意此月內當遣
人丐祠祿得與不得復未可知然不以病去亦必
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為抒思
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邦之幸亦使四
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
阜竒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婁到但此數日
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
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
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奉金結茅欲畫孔明
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
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塾不知已到
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路又聞同中子歸家
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
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千萬至懇聞少嘉爲
真曲折甚彊人意此亦一大幾會惜渠輩伎倆止
此不能乘勢立作也此間斗海殊不聞事不知近
事復如何耳子約不及別狀意不殊前喜來

間應接袞袞莫夜稍得間向書冊則精神已昏
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黃直
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尚且如此渠
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近年百念
灰冷只此一事庶幾少慰平生之願今又如此亦
命矣夫因毛掾告有便附此未能究所懷惟千萬
爲道自重因便數頻寄聲爲幸潘叔介書來云老
兄能書大字書中得一二字幸甚幸甚不宣六月
七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叅議直閣大著契兄
荊州久不聞問遣人去亦未回但傳其政甚偉不
知果如何也

答呂伯恭

昨日方以書託毛掾附便未行今晨人還忽領手
字把玩無數喜可知也但聞尊嫂復不甚安何乃
如是計今服藥調理亦當平復矣誨諭數事極感
垂念學中向來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
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
兼亦未嘗輒升講坐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
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
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官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紙

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
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絕不
有毫髮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
丞佐所迫亦不免追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
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
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
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趙守
規模具在但終是意思不如此自使不行然亦恐
官私俱竭政使人存政舉亦未必能爲可繼也此
事可慮真是使人不忍所以急欲丐去非是苟求
自佚亦是下不得如此毒手也見爲星子縣討論
經界添稅重定旦夕申乞蠲減得三五百匹和買
未知朝廷肯相從否此爲益殊不多然亦勝於不
減耳所懇漕司者乃是上供餘米兩漕近皆相許
但未得明文撥下耳蓋本軍年額秋苗四萬六千
石而上供四萬石餘六千石漕司椿管在軍往往
亦催不足其見催到者本軍既不敢支漕司又無
所用但陳腐積壓消折見欠數而本軍官無支
並是額外加耗巧作名色取之故今欲從漕司
此餘數科撥在軍應副軍糧然亦僅可供四五

之用其他依舊須自辦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
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不得中夜以思實不
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
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更無固志未嘗
不低徊歎也寄居積俸只是初到有以本身料
錢爲請者量與逐月帶支所費不多它如見任官
員使臣任滿當去而未支者亦量事制宜不敢一
例放行亦不敢一切不恤也修造事學中二祠只
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
之菴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
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
錢至如前書所說卧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
此錢矣園中蓬蒿没人尚未能芟除何暇及它事
耶求去之說如前所云又以衰病之餘精力耗損
每對吏民省文案或至坐睡不惟有所不堪亦恐
吏輩乘隙爲姦貽患千里故欲急去且承喻之及
故悉具報如此只得勤尊慮也有未當理處却幸
垂教所深望也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
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喜或去
此又不能得了耳承教未期千萬加意調衛以取

十全之安至望

答呂伯恭

數日前毛掾人行附狀想達比日庚伏暑盛竊計尊體日益清安矣熹昏眊短拙支吾不行已遣人上減稅之奏并以奉祠請於諸公矣其鳴甚哀恐必可得不然亦須再請以得爲期也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爲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申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爲出數語爲賜也近得荊州書已許爲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並傳真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槩當以教官爲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去意已決它無可言亦不及作叔度昆仲書因見煩致此意子約亦不殊此塾已成昏耄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尊嫂所苦當已向安矣暑氣未衰更冀加意珍重不宣六月十八日熹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參議直閣大弟契兄坐下

子約不及別書塾在叔度處只令就學書館亦
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適又領四月三日所
寄郡吏書不及作報也

答呂伯恭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闕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
萬福但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
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
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
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劄子奏蠲租事爲廷議所折
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而歸亦爲
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治
無非米鹽筭撻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真如脫
兔也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矣前
書拜懇記文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
至禱因遣人弔叔度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
健矣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
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洩
子約借精義補足橫渠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

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封與彼中黃教授
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
有便亟作此不暇它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
爲致意塾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
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婁辱教字都
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
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望况發明前賢出處之
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
也濂溪祠記荊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
且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爲留意及熹未去
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願俟願俟至懇至懇熹上覆
塾子時乞呼來戒教之爲幸熹又拜懇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正此馳情忽奉手告竊審尊候日益輕
安喜不可言子澄適亦在此相與慶抃也尊嫂所
苦亦喜向平湖中醫藥計不難致也熹前日所請
只乞減星子一縣偏重稅錢及減和買三二百匹
耳此未足以慰益上下之望前日度力量恐不能

有以加且爾粗塞責耳請祠已并上甚恨聞教之
晚然衰病踈拙實非所堪勢不得不爲此也李嶷
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昨亦宛轉附之但恐此人前
路復有譎張不得不移書朝列一二故舊使之聞
之非有咎顏漕意也通書初實甚懶近因申請減
稅已例與之矣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勢豈容久住
只有力懇而去它皆不暇計也子約不及別狀意
不殊此餘惟爲道千萬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僭易拜問尊嫂宜人向來聞不安今想亦平復矣
子約老友未及別書前便奉問達否比讀何書所
進想日超詣因來及之滌此塵空幸甚熹此來不
得讀書曾次覺茆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之政
事亦不免有刻急之譏無復寬裕和平之氣甚可
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熹再拜上問
喜汨沒吏事心力益衰前書記得有數事致懇今
皆忘之幸檢看一一還報也

答呂伯恭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爲驚愕即欲遣人致
慰問而未暇及便中乃辱手書計告益愧不敏

惟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平復深宜
抑以慰友朋之望也熹龜俛於此恰已半年求
不得深以為撓自秋中得報即欲再請而諸公皆
以為雖大臣故老典藩亦必暮年而後敢請意若以
犯分僭越為咎者是以遲遲又以秋來若不甚大
病作書懇請雖極諄諄覺得亦有難說處不免少忍
踰冬以應暮年之說庶幾得之今亦託人先達此
意逼歲通賀正書時便并遣也前此或恐有不相
樂者或相中害此亦無如之何任其彈射不能如
此切切顧慮也郡事尤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
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
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
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
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
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但財計全仰商稅
盈虛之數繫於風水非人力所及近以風故虧欠
甚多亦殊可慮耳文字亦稍得功夫整頓隨分有
應接但終不似在家專一耳亦為黃生歸去無人
用助頗覺闕事也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
此亦有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冊餘却續寄也但聞

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
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
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
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爲
幸叔度比日爲況如何前已遣人弔之尚未還也
昨得其書自言於佛學有得未論是否計亦當有
以處此顧乃不堪何耶子壽得書云欲往見今已
到未耶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嚴之日建而
不施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
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插入
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彊說處不
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此有周彥誠之書
甚富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大抵多出臆見然
恐其間有可取處也出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
人所造嘗見之否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
陶翁醉石處過簡寂開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它
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恣遊又恨不得賢者之同
也今遣此人附狀奉問并有賻禮具別狀幸視至
餘惟以時自重因風時枉教督只口授諸生令子
細寫來爲幸

答呂伯恭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人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非人所能僞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趙德莊壻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見刻康節手筆數紙旦夕可先寄也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旦夕刻就寄去今日見劉生策卷後語令人心膽墮地奈何奈何熹再拜伯恭兄

答呂伯恭

昨專人拜狀奉慰當已達矣叔度人來領近書甚慰比日冬溫伏惟履茲陽復起居益輕安矣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毛掾之於建昌亦正坐此而有甚焉者雖已遣官慰喻寬租期檢旱傷然終不能無愧於已病之民也

復申省自劾矣去留未知竟如何然意緒益
懶無復好況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爲
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
否鄙說之未當者并求訂正只呼塾子來面
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桐鄉志
文質實寬平無所爲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
足以見養德之効甚幸甚幸顧深自病其年
愈衰而氣愈厲未知可以進此否也近作兩
記納呈可發一笑耳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
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
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卧龍山居此
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
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
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
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
亟以見寄恐劾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郭功
父舊記納呈向恠前輩多靳侮之果不虛得
也荊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
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都下
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

果孰爲是也。叔度人回草此不能究所欲言千萬
爲吾道自重不宣十一月七日熹頓首再拜上啓
伯恭冲祐直閣大著契兄侍史

復有專人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卧龍記文
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建陽人來問欲刊新文
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
亦未得也靖康間有處士陳安節召對授通直
郎崇政殿說書者今史錄中有其事否幸子細
批喻其子弟見屬叙述以不知其本末不敢作
也千萬留念熹又拜

答伯恭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
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
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旣以爲賀又
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
詳酌示報此已礮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
山而東地勢略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
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
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
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略是如此恐

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
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
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
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
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
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數條極荷愛念但前
日未得回報間已再申矣又因地震之變心自不
安不免具奏乞降付三省密院此亦面生或恐觸
忤憎嫌因得遂請也未去以前郡事一日不敢廢
但終是心意自懶覺得難勉彊耳更看回報如何
不得請即當如所教也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
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
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然比
之它人已是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
即倒却人州縣矣傳者之言似爲建昌而發便是
向來自劾事初以此縣不辦令戶掾往代之此公
性銳質薄作事不無過當初蓋亦慮之但以無人
不免再三丁寧而遣之到彼果然過甚大失民和
亟遣簽判親往慰喻然後粗定此則選擇不精戒
諭不詳之罪今已令且還矣但此縣便覺無分付

處說不可言來喻所謂未斟酌者可謂切中其病
少俟訟竟事經憲司當以尊意開喻之也上人犯
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
爲重耳然亦但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
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日到家明日便陪涉
宗室教唆詞訟爲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而同官
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它州亦不爲過
也弊政固多踈脫至此一事往來之人雖有苦口
見規者問於道途無不以此事爲當也判語之失
誠如所喻前亦覺之但已施行無及於改耳其所
爭者乃是一人與妻有私而共殺其夫暑中繫獄
病死而此宗室者乃認爲己僕而脅持官吏禁近
十人在獄踰年不決勢不得已須與放却但一時
不勝其忿故詞語不平至此耳詩說昨已附小雅
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
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
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
子細一一垂喻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
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
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

復為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所欲言者甚多亟遣此人未暇詳布正遠千萬為道自愛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為幸千萬至懇欲趁此有人令其挈婦還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二者之計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此人回幸報及韓丈何為忽有此命此未見報不知果為何事今想已行矣不知却歸何處後便當致書也正月四日上狀不宣喜頓首再拜上狀伯恭冲祐直閣大著契兄坐下

卧龍菴記聞已蒙落筆願并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并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驚拙所警多矣叔昌書中有數語可發一筭子約書中所論却望喻其當否也熹又覆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託所為作也然以一噓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
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
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
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
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
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
王氏變更之議
蔡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
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
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
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
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
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
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
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
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
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
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
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 蓋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為我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蕪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為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為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略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初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

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
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
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
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
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
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
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
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而
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
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
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
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
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
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與呂伯恭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
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
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欽夫
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
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

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
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熹前月
初遣人請祠至今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
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詩傳已
領小雅何爲未見此但記得曾遣去即不記所附
何人或已到幸早批喻也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
寫亦苦無專一子細工夫所脩未必是當請更須
後也雷頻失威之喻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
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
祠者不欲稽留之列得奉扣耳塾蒙收拾教誨感
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
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
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
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忽
作此未及詳唯爲道珍重

與呂伯恭

久不拜書適潘復州來略聞動靜粗足爲慰比日
春晚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祠請竟未聞命昨再
遣人亦無消息不知何故如此此心已去住此殊
無好況百事皆懶雖彊爲一日必葺之計終是無

十分功夫吏民知其不久亦不馴服倍費心力駕馭細思何苦造此惡業以此思歸益切不知所以爲計也荆州之計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柰何得江西書傳聞其柩已徑歸魏公墳所祔葬矣昨遣人致奠亦未歸未知端的也江州皇甫帥之子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以此上下之情不甚和輯馴致疾病端亦由此益令人痛憤又以知今日仕官之不可爲也但其身後所上遺奏乃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或云是定叟意其不解事不應至此殊不可曉也遺奏想已見之更不錄去想聞此曲折亦深爲慨然耳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

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
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
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
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得韓文上饒書及尤延之書
皆令勸老兄且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
區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萬之望
學者之來略隨分量接之不可更似前日命題改
課爲此無益而有損也塾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
然不敢以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因楊教
授遣人草此爲問子約老友不及別書前日書尾
之戒甚有警發近日更不敢申請已忍却一兩事
但惜乎聞命之晚耳

與呂伯恭

元範人回承手字獲聞比日尊體益輕健爲慰之
劇又承誨諭數條尤荷愛念信後兩餘蒸鬱伏惟
玩心有相起處萬福熹自被報聞之命不敢復有
請但前日妄發本蘄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
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
福惟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檐行
士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

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
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
幸於萬一耳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
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
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自向來人
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
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授
筆至此爲之淚落痛哉痛哉祭文眞實中有它人
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
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喜諸經說乃知閑中
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
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
所發明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
於褊狹所警言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
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
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
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
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
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
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

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
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念又爲
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
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
揮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
索性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
不敢草草然見人說亦多過處乃與塾子所論諸
葛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姦凶以擾良善
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恥之亦未
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荊州從遊之士多
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
循省乃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
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
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
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
得但子靜似猶有此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
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
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
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熹固不足
道但恐人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

之聞之令人汗下幸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熟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子細見教爲幸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旣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認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然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觀書實非養病所宜若不能已當有以程之日讀若干以下也因人往永嘉督新簽赴任附此其人姓薛名洪不是士龍之宗族否中間旱甚田幾不可耕今幸數得雨然鬱蒸未解亭午揮汗未能盡所欲言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六月六日熹頓首再拜上

啓伯恭武夷直閣大著契兄

坐下

令子想日佳茂周子充遂參大政不知嘗有以

告之否至此若復喑默則更無可說不知其計
安出也熹又拜

此專遣人至叔度處令便歸告早批數字或口
授子約見報蓋至彼問兒婦消息望其速還也

與呂伯恭

承局回承書得聞比日尊候萬福細觀筆札又比
前日不同深以為慰熹前被不允指揮今已三月
方始再上祠請適此旱災祈禱未能感格今早禾
已不可揀若更數日不雨即晚禾亦不可保觀此
事勢必致大段狼狽遂不敢言去只得竭盡鴛力
若白以曠敗抵罪則無可奈何耳竊觀事勢萬一
不稔即軍食所須是第一義而後可及賑恤已多
方擘畫未知其濟否如何切幸因風有以見教於
其思慮之所不及者幸甚幸甚囊封付出乃邸吏
云爾方竊恠之當時誠亦輕發然今已不可悔矣
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
年自家雪裏凍殺不知明年甚人喫大枕不托其
言之痛心苦事苦事謹密之戒乃今聞之初但不
敢以草本示人及與人說其中所論不謂乃此
題目不得漏洩也數年前風俗尚不如此自今實

深戒之耳。既云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譴怒之意，亦幸密見告也。近緣旱虐，百事放寬，又覺得雨露太勝，雪霜然亦且得如此。前日誠有過當處也。二陸後來未再得信，球荒方急，未暇遣人問之。子靜欲來遊山，聞此中火色如此，又未知能來否耳。立廟等事甚善，他時脩定當得求教也。康節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它刻恐欲分人，亦各并致一二也。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望此，即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略令此來，有可見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寄附處耳。知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尤延之見祭敬夫文，以爲意到而詞語不若平日之溫潤鄙意，亦頗疑其如此。渠令深勸，凡省思慮，意甚拳拳也。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

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再去長沙人未回
前日因便又作書與定叟略致盛意矣與說今日
請祠便是奉行敬夫遺戒第一義時時勿忘此心
而充擴之則甚善老兄因書更自勸勉之爲佳耳
承教未期臨風引領千萬爲道自重

與呂伯恭

久不辱問向仰良深比日秋雨稍涼伏惟尊候萬
福熹夏秋以來以旱暵祈禳奔走日日暴露不得
少休既無所効又不得不爲採荒之備郡小財匱
無擘畫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上炎下潦勢甚可
畏已急遣人呼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
宰既而飲藥僅得少定又苦脚跟痛不能履地此
兩日方能移步然亦終未脫然郡中賑助檢放等
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
并以衰病之實丐求罷免未知復如何但欲退縮
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由者今且信
緣未知果安所稅駕也夏秋以來今日方得竟日
之雨民間遂可種麥時蔬庶幾有以係其心志而
不至於流移此後公私多方接濟到得春來則麥
可食而無所事矣但其間日月尚多又未知果能

如人所料否耳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
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
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相罔凡事省
力但一味無錢沒撰處耳今日見省符并致文字
有相及者此固不足爲重輕亦殊可笑也此來計
益輕健詩說可見示一二大節目處否不似書說
又被人傳印也別有論著可見教者勿吝幸甚子
約不及別書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月十間可
到此也所欲言者甚衆急遣此人不暇正遠惟千
萬保重不宣八月十九日熹頓首再拜上啓

長沙人至今未還亦不得明信令人懸心耳子
壽兄弟久不得書子靜欲來想以旱故未必能
動旦夕或遣人候之也自明之亡極可痛惜天
亦爲此曹復讎也耶不可曉

與呂伯恭

昨專人去拜狀想達比日秋冷伏惟尊候萬福熹
彊勉於此精力日衰大抵罔罔如夢寐間度日耳
揀荒不得不經心然亦失前忘後不成倫理告歸
已請未知可得否方以爲憂近再得大農曾丈
報云必可得幸甚不知今已命下未也大兒來白